

衢州文獻集成

〔集部〕

第
163
冊

衢州文獻集成

黃靈庚 諸葛慧艷

主編

〔集部〕

163
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屈騷心印五卷 提要

清夏大霖撰。大霖字用雨，號梅皋，衢州西安人。是編成於乾隆甲子，因林雲銘《楚辭燈》而改訂之。據其自述，自林本以外，所見惟朱子、來欽之、黃維章三家本。其《論韻》稱沈約爲晉人，所引據者亦不過李漁《笠翁詩韻》、蔡方炳《廣輿記》諸書。前有毛以陽評，謂朱子未暇注《楚辭》，今本出後人之附會，尤不知何據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屈騷心印》）

案：據乾隆《開化縣志·文苑傳》，大霖爲衢州開化歲貢。作者自署「太末夏大霖用雨氏疏注」，四庫館臣誤以爲西安人。全書凡五卷，卷一「離騷」，卷二「九歌」，卷三「天問」，卷四「九章」，卷五「漁父」「卜居」「遠遊」「招魂」「大招」。卷首有毛雲孫雍正十二年序，大霖乾隆九年「自述」「發凡」十八條、「參閱評論」五條、「注《屈騷》書後」，《史記·屈原列傳》並作注及「附頃襄王世家」，「七國輿圖」和「圖說」。卷後有其子景頤跋。此書稱「心印」，出於毛謨遠勸勉，「此爲至性之文，亦今乃得至性人而後解，非以心印能通其故乎，請標是書曰『心印』」。大霖自言：「注是編，祇以順理成章

四字爲程。心印屈子幽思之作，必無不順之理，必無不成之章。其有於此爲之說者，亂之也。如『九章』必如此而順理，『天問』必如此而成章。」姜亮夫於《楚辭書目五種》中評是書曰：「本書於音釋文義爲詳。考定各篇寫作時代，亦略有可采（見《發凡》中）。至論「九章」應合「漁夫」「卜居」，數共十一，與「九歌」相符，膚受附會，不足觀矣。」黃靈庚先生在《楚辭文獻述要》中所論夏書甚詳，其曰：「夏氏解『騷』，或者屬意於通篇章法結構，及前後照應之關棧，雖未明言區分段落，而疏解之中亦已分之，且總括此段大旨，評騭上下過度之妙。」至於字義訓詁，非其所長，而偶見一二精義，非一無是處者。」『離騷』一篇，夏氏承朱子男女比君臣之說，重在闡釋男女君臣之寓意，其剏新之所在也。」夏氏釋解『天問』一篇，不蹈前人之成說，別啓徑路，而類以後世之『策問』。此書據清乾隆三十九年一本堂刻本影印。

第一六三冊目錄

屈騷心印五卷

(清)夏大霖 輯注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一本堂刻本

..... 一

楊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

(唐)楊炯 撰 (明)童珮 輯

明萬曆二年(1575)刻本

..... 二九一

徐侍郎集二卷附錄一卷

(唐)徐安貞 撰

明抄本

..... 六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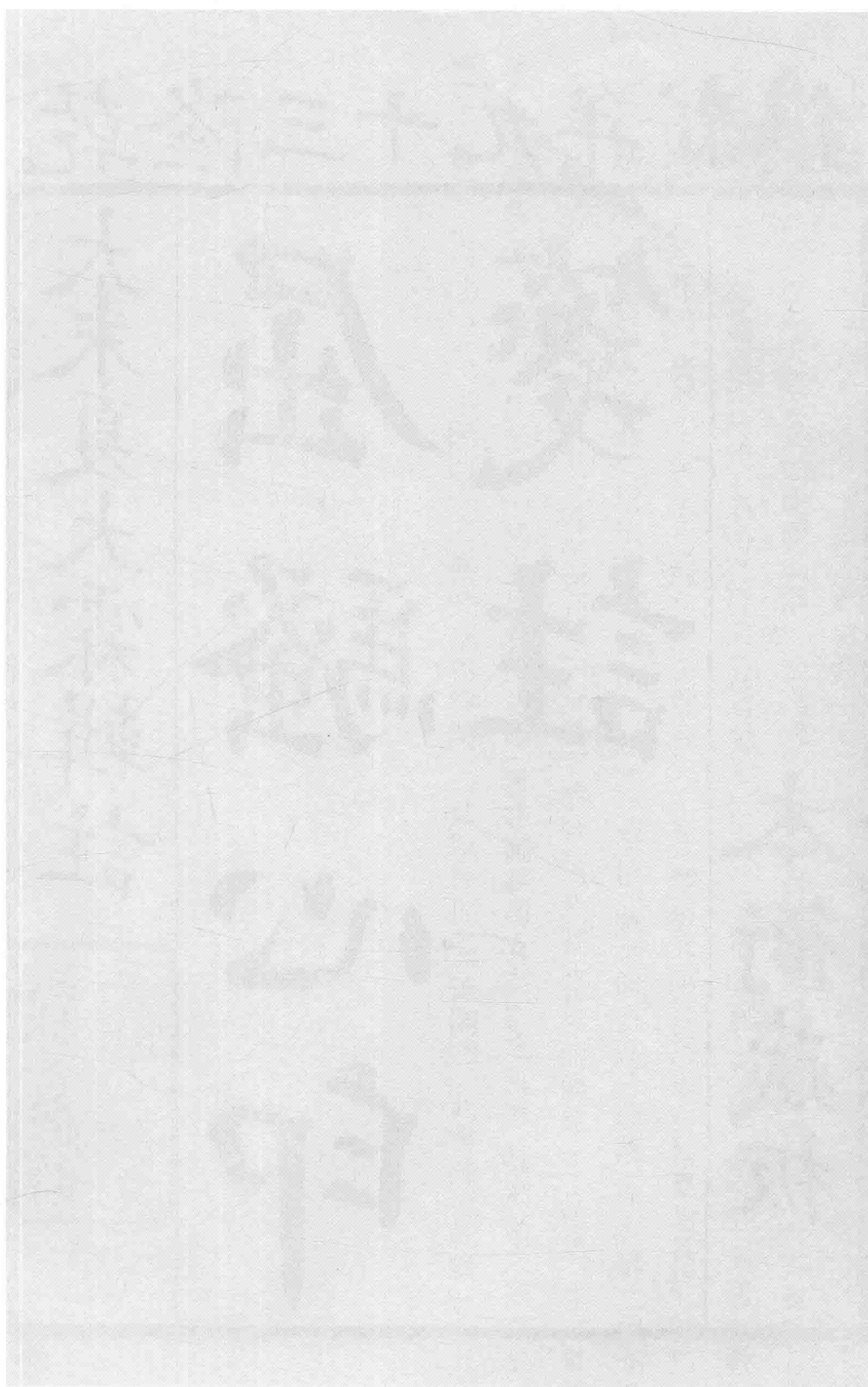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九年新年鑄

太末夏大霖輯註

屈騷心印
箋註

武林貢院前
三餘堂發兌

本衙藏板



屈騷心印序



嘗讀朱晦翁之序詩不沿習聖門之
詩序胡文定之傳春秋獨標挈聖人
之詩詞迄今須在學宮尊信不朽此
二大賢豈師心好作而不願述也乎
亦久就本文因其辭而得其精即其
文而得其義情辭兩洽以義相權有
得乎作者之性情習嘗乎經常之大

我故自生於千古之下不必求人後
作其揆之一心相印也今洗詩其謂
吾人之詩洗之有可通論切傳其詞
全以之心洗未必盡合我之大賢之
說慎乎彪炳固不可易不必易也
諸極臯夏子詩注屈強一洗而人之
謬說黏貼孤忠之性情標挐勞人之
義今一篇之中復先融貫更甚不順

之理厭雜其間更覺不中其意
其際更覺不歸着其字之文之
義之參之書既後縣黃明堵教舊
解之垂名義而不何則又詳核而攷
訂之此非其中搖玉性時以大義法
始為能為子古相過周到如此使從
未治駢家有此則其待七十之家
孫之學已矣是誠善學之大賢之注

書因之辭而得其情以之久而推之
或如子夏子開陽王闡休士於其
卑比之初少時同外楊振食生語
旦坐窺隙產晨起見夜雪深積更未
知也既共疏雨晨夕數年意其詩
和文子孝更難睦詩書案注雜冊經
傳子史之外不其世子名友其雖博
覽必別置立端以戰國策不可置案

以制音子忌壞人心術又謂風華之
露羊膏於竹所行連而又工在
名家不目也故生美心正而約禮然
生為詩又皆發於性情予為詩反之
隱德此即其心印屈騷之根抵也余
命任參訂事之細按之大局既正纖
細不遺一線之誅纏綿柝墨夏子此
注即夏子設身處地而賦之騷也耶

以心印心而心相印者烏能之此因
題其書曰心印意昔人謂屈騷詞賦
之祖而子詞賦者不必求其首解記
其詞倣其句苟善是騷壇名士矣夏
子必出是以語之乎夫如是語之
則見其通達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忠
臣義士之性情地美下經之感發諷
喻皆有不寐適不寐已者古人稱

離騷經乃今而果可以經矣詞賦家
以此為出又必歸於性道根性可
而後可以為文矣故宋深叢夏子之善
序二大賈之注書也且後世取此
書互相發問新何耳而反而易之則
出之不可易不必易矣語付之梓漢
序之以為券

皆

皇清雍正十二年癸丑
 新定同學卷第毛雲孫頓首
 撰



自述

愚以山陬陋士縱好古如蠹分亦有竒自賞有疑自疑之爾何敢
註書且所註者乃二千年來衆解難定之楚辭書此必聞者疑見
者謂得勿自疑自謂耶然若或使之書註成矣不得不述其故於
端愚弱冠時妄希古學而讀林註之楚辭燈惟訓是信更不疑也
久之讀古論世想見屈子之爲人不僅一文章士太史公作傳取
之如彼其賢也第謂之好色而不淫離騷中豈有關雎之什哉若
夫求女湘君諸作以爲遙慕真昏則其越禮方之羿妻洛嬪謂躬
自蹈之可也蓋以不淫爲可得乎因乃屏棄一切沿習之訓釋設
心處地如我作騷諒其意中之應有斷其情中之必無覺其不倫
類中不無意之別在律以詩人六義其爲比興居多則庶幾不淫

乎敬姜有言逸則淫勞則思屈子以江南放置心傷宗國之顛憂
愁幽思勞亦甚矣慕古冥昏情何逸耶故言好色此其情之所必
無托爲忠告則其意之所應有者也但其本文具在不能強爲說
也必其交中之來情去脉自然露意實爲忠告非好色者而後可
爲逆志以得之也無如山陬離索莫就正於鴻覽之門騷賦冷書
少同心於制科之友又孰從而商之以康熙丁酉授徒有以湘君
湘夫人篇請業者予愀然而遲之曰是未可仍所註以解者也乃
出愚意註九歌一十一篇爲一篇與學徒解之已卽秘之篋中終
不敢以告人蓋大畏人之疑且誚耳居數年有客至其衣冠甚樸
神貌甚古長揖就坐未及請姓字客先言曰徑來請所註騷耳予
駭然篋中秘物何從作魯柝聲耶且請客之世家則新定毛洛少